

特别策划·在祖国的哨位上

西北偏北，风掠过戈壁滩，把哨所窗户拍得砰砰直响。

这是上士班长卢硕对昌马河哨所的早期印象，也是老班长刘永周对昌马河哨所的印象。

那天，一辆车在哨所前方远远地停下。年近花甲的刘永周下了车，面对哨所驻足许久。走上前询问的，恰好是卢硕。

就这样，30多年前的哨所班长与现任哨所班长肩并肩站在了一起。30多年前的哨所印象与当前的哨所印象也交融在一起。

“这条路以前是土路，只够三个人并排走，也没有这个大坝。”刘永周说，“不过，骆驼草还是以前那样。”

刚到哨所那阵子，卢硕一度没理解，为什么有这么多名老兵都要回来看看，为什么那么多的老兵会提及不起眼的骆驼草。

现在，卢硕理解了。新训骨干眼里的“好苗子”，下连当年当选优秀士兵，民主投票全中队第一……这些“硬件”，集齐了2011年入伍的卢硕来哨所的条件。按中队惯

“真羡慕那一丛骆驼草”

■曹世凯

例，只有全面过硬的兵才有资格来哨所，来守护这方重要水源。

可是，想有一番作为的卢硕到哨所不久，就有点“水土不服”。

从最近的城镇到这里，要穿越近80公里的戈壁滩，人烟稀少。快到哨所时，山又迎过来一把将哨所揽进怀里，哨所因此多了一些与世隔绝般的感觉。训练，巡逻，每天的工作节奏像

时钟一样准确单调。“能在几乎与世隔绝的这里待多久？”卢硕不由得问自己，也把疑虑讲给班长邓洪。

邓洪没多说话。他指着不远处一丛骆驼草说：“你好好看看这些骆驼草。”这是卢硕第一次从班长口中听到“骆驼草”这三个字。

第二次听到时，卢硕已从邓洪手里接过班长职务。退伍离队是一件让人

悲伤的事。那天，两人面对戈壁滩坐了很久。半晌没说话的邓洪突然开了口：“真羡慕那一丛骆驼草。”

“真羡慕那一丛骆驼草。”这句话卢硕也说过。当邓洪把骆驼草指给他看后，卢硕就明白了班长的用意。常年干旱的戈壁滩上，总有一些骆驼草顽强生长着，以不起眼的方式奉献着一抹绿意。它得以存活秘诀就在于——将

昌马河：一个来了就不愿离开的哨所

■曹世凯 本报特约通讯员 侯崇慧

“班长，昌马河有啥？有三峡那样的大坝吗？”来哨所前，不少新战士会问卢硕这些问题。

卢硕当新兵时也问过。上级对哨所的“定位”很高。50多年前，武警甘肃总队执勤支队派出官兵，在戈壁深处的山间扎下营盘，守护着某重要工业基地的水线命脉，于是有了昌马河哨所。守哨所的兵要经过挑选，多年来一直如此。久而久之，能去昌马河哨所，就成了一份荣耀。

“一个来了就不愿离开的哨所。”卢硕如此描述。他没有忘记加上这句话：“只有置身其中，你才会爱上它。”

这是上士班长卢硕的真切体会。在中队指导员陈扶贵看来，这也是一茬茬守哨官兵的心路历程。

“在这里，我找到了最好的自己”

出玉门关，进祁连山，疏勒河逶迤在群山之间。哨所铆在戈壁滩腹地的疏勒河畔。来哨所前，细心的卢硕通过四处打听，已对哨所有了初步印象。

“还是出乎意料。”回忆过往，卢硕对当时所受冲击进行了归纳：来自戈壁滩的荒凉感、山势形成的封闭感、黑夜“一拥而上”的孤寂感。

“每个战友都受过这些冲击。”陈扶贵说。对哨所官兵来说，坚守，并不是一个起初就不可动摇的选择。

在战友眼里，何佳佳机灵有主见。何佳佳觉得，能来昌马河，和自己这种性格表现有关。

报到那天，车进入戈壁滩，他“心就缩了起来”。砂石遍地，满目荒凉，失落感像车轮下扬起的沙尘，一路紧追不舍。

“这个地方不能待！”念头很强烈，还有一个原因——何佳佳对自己很了解：做事韧性不足。

以前，他报了驾校学开车，两三个月的课程他学了两年还没学完；玩滑板，跌跌撞撞三个月后，便不了了之；学摄影时专门买了一部单反相机，半年后相机就在包里“吃灰”了……

但现在，何佳佳已是哨所的老兵，即将面临服役期满。今后的路怎么走，他心里很坚定——申请继续守在这里。

家里经营着药店，独生子，在“蜜罐”中长大……战友问何佳佳“条件这么优越，为什么要待在这里”？何佳佳说了很多：时任哨长边虎明带战友给他过生日时的感动，自己体重从152斤降到120斤时的喜悦……

一切都像是答案，一切好像又不是答案。

旁边的战友点醒了他——这些年，何佳佳守在哨所的时间很长，最长的一次达500多天。这远远超过他人入伍前在一件事情上坚持的最长纪录！

“如果没来这里，我永远不知道自己毅力有多大。”何佳佳说。

“想离开。”下士马宏当初也抱着这个想法。不过，他想义务兵役期满后离开。

马宏从小性子“野”。入伍前，他当过推销员，做过学徒工，社会阅历丰富。热情大方、乐于助人、身体素质不错……凭着这些优点，他来到昌马河。当时的中队干部并不知道，马宏心里，只是把人当作战友“体验一把部队生活”。

训练“吊车尾”、执勤“冒泡王”、工作“拖拉机”……面对战友们以前给他起的外号，如今的马宏还有些什么尴尬。当初刚下队时，马宏满脸不在乎：“我两年就走人，你们怎么说都行。”

当时的马宏不会想到，此后的他，会在一年中练出8块腹肌，并长期保持着中队五公里武装越野最快纪录。

马宏更不会想到，两年服役期满，他会郑重地向中队同时递交离队和留守哨所两份申请。

如今的马宏，不仅被评为优秀士官，还成为入党积极分子。“为什么这样选



图①：水库大坝是官兵巡逻守护的重点之一。

图②：驻守昌马河水库的哨所官兵站岗执勤。

图③：官兵精心拼成的“忠心向党”文化石是昌马河哨所营区一个亮点。

侯崇慧摄影报道

锐视点

守住心中那份崇高

■段宝民 李想

对哨所，人们的印象一般不会有太大差异——神圣庄严、略带神秘、凛然不可侵犯。

在昌马河哨所采访，与哨所官兵交流，我们更加印证了一个观点：作为军人，守在神圣的哨位上，守住心中那份崇高很重要。

以身报国，建功军营——这是很多有志青年的初心与梦想。然而，除自身努力程度之外，军旅之路千万

条，道路不同，个人成才成功的难易、快慢程度也有异。这时，在那些没有太多“波瀾”的平凡岗位上工作的官兵，获取荣誉的机会就相对较少。这种情况下，守住内心的崇高就有了特别的意义。

守住崇高，就是守住“军人”两字的本质内涵。“只要哨位设在那里，就得有军人守在那里。”我想，这不仅是昌马河守哨官兵的观点，也是其他所有哨所官

兵的心声。和建功军营的奋斗目标相比，服从命令、不讲条件地把组织赋予的任务干到百分之百，更接近于“军人”两字的本质含义。

守住崇高，就是守住建功军营的源动力。军人在追求荣誉途中必然会遇到很多坎坷泥泞。如何不被艰难所阻碍，如何不为平凡所累远离平庸？只有灵魂在高处，守住内心的崇高，才更易摆脱心灵羁绊，催生出澎湃

的激情与活力。

守住崇高，就是要脚踏实地完全融入使命之中。军人履职尽责的另一面是牺牲与奉献。同龄人在网红地“打卡”，军人却在不为人知的地方巡逻放哨；同龄人在享受万家灯火，军人却只能仰望寂寞星空。只有守住内心那份崇高，才会清醒地认识到这两者之间的联系，才会自觉扎根军营，全身心融入使命任务中，更好地守护祖国的山河。

择？”马宏有笃定的答案——“在这里，我找到了最好的自己。”

“坚守，是时间沉淀之后的心之所向。”执勤一大队大队长马时兴如此说。

作为成功“答卷”完荒凉感、封闭感、孤寂感3道考题的“过来人”，马时兴遇到了“附加题”。

常年两地分居，加上儿子的出生，一次达500多天。这远远超过他人入伍前在一件事情上坚持的最长纪录！

几次口角下来，马时兴想到了转业。但每一次，在向双方父母“请求支援”的同时，他都会按时带队踏上巡逻路。在转业问题上，他选择“明天再做决定”。

2016年春节前夕，李丽敏抱着7个月大的儿子上了开往昌马河的火车。她想知道：“什么样的工作能比她和孩子还重要。”

抱着孩子，在坝底通道口等了半个多小时，李丽敏才等到丈夫巡逻回来。“丽敏，你咋来了！”听着马时兴惊喜的声音，看着他明显瘦削的脸庞，李丽敏情绪的“泄洪闸”瞬间打开，眼泪流了下来。

如今，在李丽敏全力支持下，马时兴立了功，李丽敏也被总队表彰为“十佳军嫂”。发表“获奖感言”，李丽敏的开头是——

“昌马河，一个来了就不愿离开的哨所……”

“幸福，有时就是能在被需要的地方扎下根”

按照卢硕的说法，不知不觉间，“大

家已经与昌马河长在了一起”。

外人很难明白，这种“长在一起”的感觉究竟是怎么来的。

建功军营，这是卢硕入伍的初衷。在第一次听到前辈们的故事时，卢硕热血沸腾。

故事发生在1969年12月，气温骤降至零下20摄氏度，水库管道被冰封堵，用水单位水源告急。

时任团长杨尔昌火速带兵进山排险。他们赶到哨所时，看到了令人感动的一幕——

哨所官兵正在凿冰排险，棉花冻成了冰坨，眉毛上结着冰霜，甚至有人在用身体阻挡冰块进入管道。5个昼夜里，官兵一直在战斗。

听完故事，卢硕认为“来对地方了”。但在不久之后，卢硕认识到了现实的“骨感”。

那是一个退伍仪式，老兵杨建航临走时一步三回头。哨长对杨建航说的话，卢硕听得清清楚楚：“士兵杨建航，你已完成中队和哨所赋予你的任务，全班战友向你致敬！”

没有耀眼的荣誉，没有突出的事迹，很多老兵都以这样的方式离开。

不是边防哨所，不在高山海岛，和那些哨所相比，这里的条件称得上“不错”。和驻守在闹市的执勤分队相比，在这里执行任务又相对单一。也正是这种硬件条件上的“中庸”，给哨所官兵带来了“成长的烦恼”——没有太多立功受奖机会。

卢硕的失落感强烈。环境闭塞、工

作单一、事务琐碎……靠着这些，怎么才能有所作为？

没想到，一次冬季破冰任务把卢硕心里那块“冰”一同融化。

输水管道口设有防污棚，用来过滤掉大点的杂物。一到冬天，水流速度变缓，防污棚前常结冰，砸冰就成了哨所一项重要工作。

战士代强志不掌握方法，几钢钎下去，就震得虎口发麻，冰上只留下一道白印。老兵柯超靠了过来，一边嘴里念叨一边手把手地教他：“咱干这话，既是上级赋予的任务，也得干到自己满意。靠这立了功，但不求回报。”

“把上级赋予的工作干到自己满意”“不求回报的付出”，这些观点瞬间刻在卢硕心底。也是从那时起，卢硕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选择，领悟身为军人的真谛。

调整好心态的卢硕很快发现，手头竟然有那么多工作能做得更好，有那么多细节需要注意。

一个新的世界在他面前打开：他第一次知道了战友梁中山入伍前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个好兵；战友马路曾经因打篮球手臂骨折，一有机会他就有意识地锻炼下手臂；孟杰杰好不容易说服盼儿心切的父母，选择了继续留队。

而且，他发现，身边的战友早就在以类似的心态全力以赴干好工作。

除了巡逻站岗，没干过别的事。”退伍时，战士杨磊这样对卢硕说，“但我还是觉得这兵当得有意义，这种被祖国需要的感觉，真好！”

杨磊的这句话，同样让卢硕心头一震。

那段时间，卢硕行动上的变化一一落在邓洪眼里：有任务抢着去，又报名参加支队特战队员选拔考核……正当邓洪以为卢硕要“踏上新路”时，卢硕打起背包回来了：“出去这阵子，总感觉心空落落的，老想起这里。”

那次的卢硕不知道，他被身边战友感动着的同时，身边战友也在被他的一言一行所感动。

一次巡逻期间，已接任班长的卢硕突然发现水流量出现异常。他顿生警觉，疾行数公里，赶到取水枢纽时，腿已被石头划伤。现场情况紧急：提升水闸的钢索和其他钢索绞在一起，值班工人解不开，急得满头大汗。卢硕抬脚就跳进寒冷的河水，借助腰间绳索，他爬至闸口附近，用2个多小时理顺了钢索，水闸顺利升起。

随后赶来的水利专家分析，这一及时处置成功排除了爆管险情，确保了基地输水管线的畅通，避免了一起重大事故。当年，哨所以此荣立集体二等功。

战友们都很钦佩卢硕的细心、警觉、果断。陈扶贵看得更加深透：“心中时刻关注哨所全局，绷紧责任之弦的人，才能敏锐地发现这些不同。卢硕做到了，是因为他有一颗扎根哨所干事业的心。”

卢硕领奖时说的话很带劲：“我们守在这里，是国家的需要；我们的职责，是时代的赋予——这是作为军人坚守哨所的根本意义。”

战友们一同记住的，还有他说的另

庞大的根深蒂固地入地。

扎根于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感觉到难时，卢硕就会感叹一声：“真羡慕那一丛骆驼草。”

此刻，这句话从就要离队的老班长嘴里讲出来，卢硕立即体会到话语中那种浓浓的不舍与珍视，意识到了哨所、岗位的分量，以及老班长渴望与哨所长相厮守的希冀。

从渴望在这里扎下根，到渴望把根更长久地扎在这里，卢硕正在完成这种转变。

那次，卢硕参加支队组织的预提特战队员集训并顺利通过考核。面对新选择，卢硕把名额让给别人，自己打起背包回了昌马河。也就在那时，他觉得自己越发像一丛骆驼草。

外一句话：“幸福，有时就是能在被需要的地方扎下根。”

“祖国的山河里有你我的青春”

从盼马时兴转业到成为全力支持爱人戍守哨所的“十佳军嫂”，在旁人眼里，李丽敏这个弯转得“有点急”。

李丽敏说，是丈夫的一番话打动了她。其中的一句是：“这是一种荣耀，祖国的山河里有你我的青春。”

“荣耀”二字对昌马河哨所官兵来说，鲜活而具体。哨所设立的50多年里，水库和水源安全无事故。近年来，执勤点一次荣立集体二等功，两次荣立集体三等功。面对这样的荣誉，官兵说“值得全力去拼！”

“时刻被向上的氛围包裹着。”何佳佳刚到哨所，上等兵张福主动伸出了手：“从今天开始，我跟你一起训练。”这种“一对一”帮扶对子覆盖所有新兵，让一些新兵无处安放的心瞬间得到了安抚。

训练之余，老兵们会讲一些历史传承甚至一些趣闻逸事。“战斗的青春”几个字就这样进入“何佳佳们”的心。

“在昌马河待久了，就有了家的感觉。”哨所有位战士想考学，入伍前就读于师范学校的副班长谢非经常主动为他辅导功课。每次执勤结束，谢非都会看一下新兵脚底有没有磨破，叮嘱战友用烘干机及时烘烤鞋垫，提醒大家贴“暖宝宝”防止冻伤……这些事尽管琐碎，但温暖着大家的心。

哨所有家的感觉，更有战斗的“味道”。卢硕还记得那次的被拒绝。上级下达命令，要抽人外出执行押运任务。卢硕找到班长邓洪：“我也想去……”“想外出执行任务，训练上先超过我。”说这句话时，邓洪表情严肃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卢硕训练成绩提升很快。一方面，卢硕把邓洪当作自己的目标奋起直追；另一方面，邓洪也常带着卢硕一起加练，卢硕热情倍增。

“军人的使命是一样的，只有时刻准备好，才能在需要时挺身而出。”这句以前邓洪说给卢硕的话，现在卢硕也常讲给战友们。

哨所，还是那个哨所。信号不稳时，打个电话仍得满山“喂喂”喊着找信号。人还是那么少，该聊的话，不到两周基本就聊得差不多。但何佳佳发现，他想母亲做的特色面皮和烧茄子的时候少了，想起与朋友通宵网游的时候也少了。因为，在哨所，新的“业务”在不断拓展。

休息时间，官兵们会一起植树。巡逻间隙，还要四处寻找并拆除非法捕猎者设置的夹子和套子。

“选择了一种职业，就意味着选择了一种生活。融入这个集体，也就融入了祖国的美丽山河。”

又一个日落，夜色笼罩在昌马水库的角角落落。

卢硕从枕头上摸出手电筒，在营区内外又转了一遍，才躺到了床上。

现在的哨所，在卢硕心里已立体而具体。

离他不远处的桌子上，每年都会出现的几份留队申请如期出现。明天上交中队前，卢硕照例会加上自己那一份。



独家原创第一视角

第991期